

Marxism

Core Theory
and Its Interpretation

马克思主义： “硬核”及其剥取 ——当代社会主义的自我意识

Marxism: Core Theory and Its Interpretation
—Self-perce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杨筱刚 著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硬核”及其剥取 ——当代社会主义的自我意识

Marxism: Core Theory and Its Interpretation
—Self-perce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杨筱刚▶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当代社会主义的自我意识
/杨筱刚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01-005410-X

I. 马… II. 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②社会主义-研究-现代 IV. ①A81 ②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9711 号

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

MAKESI ZHUYI:“YINGHE” JIQI BOQU

——当代社会主义的自我意识

杨筱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427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410-X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杨筱刚，西南交通大学教授。1948年生于四川成都。红卫兵。知识青年。石油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从事高等教育于扬子江畔，峨眉山下。研究对象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成绩不大：论文近二十篇；然均为肺腑之言。此书亦如此：执笔时间虽不过一年有余，却是多年研究之积累，心血之凝结。嘱读者诸君勿以应景、游戏之作视之。

责任编辑 ▶ 马长虹
装帧设计 ▶ 徐 晖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序 言

李 景 源

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我以为,是一本难得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论著。

何以“难得”?它一头伸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逻辑的深处,探讨马克思主义之作为“主义”的“究竟”何在,何为;另一头又扎进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世界,探讨当代社会主义之何以如此,应该如何。而把这两头联系在一起的,则是一条严密的逻辑链条。通过这一“链条”,它一方面立脚于当代社会主义的重大“实际”问题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应用这些研究成果反过来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并回答它提出的这些重大“实际”问题。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当代社会主义,它都作出了一些重要而新颖的论述,并进而提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大观点。

哪些观点呢?就马克思主义而言,是——

(一)马克思主义与一切科学理论一样,是一个由其“硬核”与“保护带”构成的圈状结构。前者是它的基本理论,后者是它的具体结论;二者是一逻辑推出关系,而作为其中介的则是其对“初始

条件”即“实际”的认识。而由于对“实际”的认识完全可能是错误的并且这一“实际”本身是变化不居的，因而绝不能认为它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是正确的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反过来说，当然也绝不能因某一具体结论的失误或“过时”而证伪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它将因对“实际”的认识的深化或运用于新的“实际”而得出新的正确的结论；而这正好构成它的发展。

（二）这一基本理论可以从价值论和知识论这两个维度去把握；它就是这两个维度的统一。前者是哲学，而后者为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科学”，因此绝对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哲学，是人之为人的价值理念的提出和论证。以此价值理念为尺度，方才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此价值理念为目标，方才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提出。无此批判和无此理想，当然不会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一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为之旋转的轴心。

（三）这一革命的任务因此也绝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翻身”，而必须是无产阶级的“消灭”，即劳动异化的扬弃和“人作为人”的生成。“翻身”与“消灭”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而这就意味着革命必然是两个阶段的。推翻旧世界是第一阶段，建设新世界是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当然是第二阶段而不是第一阶段。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正是当代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一个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发展过程因此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同时是一个自觉的革命实践过程——这正是它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四）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与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是否正确有因果关系。这一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以“革命”为主题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够用了，而必须创建以“建

设”为主题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这正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之所在：它们正在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由经典到现代的转化，而这正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且日益繁荣发展的原因。

就当代社会主义而言，则是——

（一）教条主义的主观指导是当代社会主义之所以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它以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两大具体“设想”为理论支柱，但它没有意识到重要的并不是这些“设想”本身，而是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更没有意识到我们对这两大“设想”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全民所有制与计划经济——这一社会主义的“设想”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的，而是马克思批判的《哥达纲领》的！另一“设想”——“跳越”论——也是这样：“跳”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须经过一个“吸取”资本主义“成果”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提出的与其说是“跳越”论，不如说是“选择”论。俄国人可以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并因此而“缩短”这一历史过程；但“缩短”不是“跳越”。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过渡”——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的那个“由资本主义方式向社会共同生产方式过渡”的“过渡”形式，即“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股份企业和合作工厂”，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形式。道理很简单：只有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才会产生并进而将它们取而代之。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把社会主义这一“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则正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设想”的基础或“精神实质”。同样，历史选择论即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不经受资本主义制

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则是马克思那个所谓“跳越”设想的基础或曰“精神实质”。而根据这一“精神实质”，尽管资本主义所在的那个历史阶段，落后国家是“跳越”不了的；但它们却可以通过代价更低、速度更快的另一条道路来经过它。社会主义当然就是这“另一条道路”。而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还须经历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们的任务因此并不是向共产主义转化，而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取得”这一“成果”即实现它们必须首先实现的现代化。

（三）当代社会主义当然正是从落后国家的这种社会主义选择开始的，由此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解释就出现了：它已经不再简单地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了；而是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落后民族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进而是“第二大形态”的另一种社会形式了。由此，它之与资本主义之间有着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形式方面的同一性，就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由于它的落后性，这种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形式甚至还是它所要实现的目标。但另一方面，这并不等于说它与资本主义之间就没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它只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因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社会主义，亦即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只不过它首先得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的真正确立创造它所必需的前提而已。由此，它才是现代化，进而“第二大形态”的**另一条道路或另一种选择**，它才是“自在自为”的，而不仅仅是“自在”的；并因此才可能“缩短并减轻”人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必然遭受的“痛苦”和为之付出的代价，乃至开启共产主义之门——而这正是它的历史使命。

（四）认为我们可以超越“第二大形态”这一“自然历史过

程”，可以不搞现代化，不搞市场经济，于是就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左”的错误倾向；但另一方面，认为因此我们就无须坚持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并因而主张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接轨”，而且要在政治上、思想上与之“合流”，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错误的右的倾向。二者异出而同源：不从实际出发。前者是忘记了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后者则是忘记了世界历史的“实际”：尽管对于这样的国家或民族来说，它不能不首先实现现代化；但世界的格局则已经是在反思现代，进而超越现代了。由此，它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共产主义的导向，就是正确的：它须以社会主义的内在精神来导引和规范现代化这个不可避免的“自然历史过程”；否则，它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些观点的是非曲直，无疑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对现实有一定的解释力，却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它的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说到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样？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念中逻辑地推出。当代社会主义是怎么样？却必须“中介”以“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那么，“实际”怎么样呢？资本主义是一世界“链条”，而这一“链条”的崩断当然只能从“薄弱环节”开始；“薄弱”之为“薄弱”，当然是由于它的经济、文化的落后。于是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就出现了——理论上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却在实际中比资本主义更落后！一种新的合乎“实际”的社会主义概念也因此而形成了——落后民族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进而人类社会“第二大形态”的另一种形式。而这并不证明马克思的那个概念就是错的。因为，从世界历

史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历史地并合乎逻辑地产生出来的比它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只不过由于它出现在这种“薄弱环节”上，它不能不首先在社会主义的形式下“补”上现代化之“课”而已。社会主义：这正是它之成为这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或“第二大形态”的**另一种形式**的根据。由此，这一概念就并不构成马克思的那个概念的反驳，而不过是它的合乎逻辑的补充和丰富而已。

当代社会主义于此而获得了作者所说的“自我意识”；而这一“自我意识”的获得当然又是它走上胜利之途的一个必要条件——作者的如此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作者并不具有这一分析的发明权。因为，毛泽东、邓小平早就这样分析了：中国的革命虽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它本身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理，中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但它的任务并非是“走向”共产主义，而是首先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了的现代化即“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它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不同样是两个角度的统一吗？一个是“世界历史”的角度，一个是作出这一选择的国家或民族的角度。

事实上，作者的有关论述正是由此展开的。而这正是此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它既不是反复地咀嚼陈说，也不是盲目地拾“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牙慧”；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到那里去寻找方法论和灵感。而其结果就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真谛”的探索，一方面历史“实际”与现实“实际”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二者“结合”所产生的上述种种结论。而这些结论之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暗合”，于是也就理所当然：它本身就是后者的自觉的发挥和阐

释；它们的思路本质上是一致的。

此书对改革和新技术革命的分析也是秉承这一思路的；因而也是有相当说服力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这里篇幅有限，我就不再赘言了。总之，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不是局限于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而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上升到哲学层面去探讨它的“硬核”与其结论之间的关系；不是脱离“实际”，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导中发现了“实际”的逻辑位置，并以此探讨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和现实，得出了至少是令人印象深刻且富有解释力的结论；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以为此书“难得”并写此“序”以介绍之的原由。

作者僻居四川峨眉且无研究生学历，而竟写出如此有马克思主义魅力的作品！实在令人感叹！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有魅力的，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兴趣”在我国的依然普遍存在。而这种“兴趣”，当然正是我们繁荣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进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恩格斯说得好：“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们来爱护、促进和发展这种“兴趣”吧！——此书的出版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所资助，我以为，就是这种爱护、促进和发展的一个良好范例。

[Return to top of page](#)

引 语

当代社会主义自 1917 年十月革命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因而，已经是到了应该并且必须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时候了。无此自我意识，正是它屡遭挫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而正确的理解则是它获得此自我意识的一个必要前提：它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它也理当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而这个马克思主义当然已经不是它由之而来的那个经典形态，而是它应该向之而去的现代形态了。因为它的使命已经不是革命，而是建设；不是无产阶级的“翻身”，而是无产阶级的“消灭”了。

这一现代形态何以获得呢？经典形态也好，现代形态也好，不过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同历史形态而已；它们具有同一个“硬核”。“硬核”者，“主义”之所在，精神实质之所在，基本理论与基本理念之所在也。无此“硬核”之正确把握，正如无对“现代”实际之正确把握一样，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从经典形态发展到现代形态的。于是，将此“硬核”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剥取”出来，并应用于当代“实际”之分析，就是应有之义；而当代社会主义之自我意识也因此能够清醒地为我们所意识了。

这正是本书所做的工作：此本书名《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

2 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

剥取——当代社会主义的自我意识》之原由也。

此为“引”。具体内容如何,且听我如此这般——道来:

第一章

劳动异化理论